222.01
H588z2
W
第25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卷』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世襲雲騎尉[illegible]編集

宋紀八十一 起著雍執徐七月盡上章敦牂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元祐三年遼大安四年 秋七月戊申荆王頵卒謚端獻 遼主赦奉聖州役徒 癸丑太皇太后詔有司裒崇皇太妃討論典故以聞 丙辰遼遣使冊李乾順爲夏國王 庚申遼主如秋山 壬戌詔應大臣奏舉館職竝依條召試除授其朝廷特除不用此令先是劉安世言祖

222.01 H588z2
文山樓藏書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書
45.5.-2
82611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卷』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

宗定天下首開儒館以育人材近歲以來寖輕其選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嘗校試遂畀職名帝以爲然故有是詔安世又奏陛下過聽臣言追復舊制而繼云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則是名爲更張弊原尚在乞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得不用此制庶幾塞僥倖之門重館職之選不聽　戊辰夜東北方明如晝俄存赤氣中有白氣經天　己巳遽禁民出境　癸酉忠州言臨江塗井鎮雨黑黍　八月己卯進封揚王顥爲徐王　庚辰遽有司奏宛平永清蝗爲飛鳥所食　幸巳復置荊門軍　丙戌罷吏試斷刑法　庚寅遽主謁慶陵　丁酉渠陽蠻入寇　辛丑劉安世言臣伏見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授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來盡廢列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今在位之臣猶襲故態子弟親戚布滿要津此最當今大患也願出此章徧示三省俾不廢祖宗之法　中書舍人曾肇言近日以來頗有干求內降特與差遣者竊恐僥倖之人轉相扳援謹竝錄上仁宗朝緣內降戒飭詔書事迹凡八條別爲一通伏乞置之坐右少助省覽　九月庚申禁宗室聯姻內臣家　乙丑詔觀察使以上給永業田　丁卯策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科謝悰賜進士出身除初等職官劉安世言慶見近臣連名薦士多爲捷徑容使嘆求人懷覬覦何所不至詔自今臣僚特有薦舉毋得列銜聞奏　十二月丁丑遼主獵於遼水之濱己卯駐蹕絲淀癸未免百姓所貸官粟　丙戌罷新挪諸堡砦　趙瞻乞廢渠陽軍以舒荆湖之力從之　己丑遼知北院樞密使耶律阿蘇舊作阿思今改封漆水郡王癸巳以伊實舊作乙室今改大王耶律迪里舊作敵列今改知西北路招討使事以權知西北院招討事蕭休格舊作柝哥今改知伊實大王事　戊戌復南北宣徽院　御史翟思等言清心莫如省事省事莫如省官今天下之事其緐簡多寡無以異于官制以前然皆以一官治之者今析之爲四五皆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爲六七願朝廷參攷古制以救今弊　壬寅遼命諸部長官親鞫獄訟　十一月甲辰遣吏部侍郎范百祿給事中趙君錫相度回河利害畫圖聞奏　庚申遼興中府民張化法以父兄犯盜當死請以身代遼主皆免之　丁卯詔歲以十月給沿邊巡城兵衣裘　劉安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卷』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

二月癸未遼以邶律慎思爲中京留守　劉安世言鄆州學教授周穜上書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穜以疏遠微賤之臣懷姦邪覩望之志陵蔑公議妄論典禮伏望重行竄殛以明好惡蘇軾言臣忝備侍從謬於知人至引穜以汙學校謹自劾待罪甲午罷穜教授歸吏部　壬寅白虹貫日　戶部侍郎蘇轍上疏言河河大議雖寢然聞議者固執變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邨所開丈尺有阻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今建議者乃謂河徙無常萬一自遼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嵗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遼接境無山河之阻邊臣建爲塘水以捍其衝今河既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防之利不言可知且契丹諸水皆自北南注以入于海益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闕言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下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怒決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己罷歸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同河之計蓋由大臣重于改過故假契丹不測之

憂以取必于朝廷雖已遣范百祿等出按利害然未敢
保無觀望風旨也願亟收回買楮發兵指揮使百祿等
明知聖意無所偏係不至阿附以誤國計　閏月癸卯
朔頒元祐敕令格式　是日遼預行正旦禮　甲辰鋹
青光祿大夫致仕蜀郡公范鎮定鑄律度量鐘磬等并
書及圖法上進較景祐中李照樂又下一律有奇帝及
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詔輔臣同閱視賜詔嘉奬下之太
常令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鎮時已屬疾樂奏
三日而卒謚忠文鎮清白出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口
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莊雖在萬乘前

無所屈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口故當
時推天下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景仁鎮字也　戶部
尚書韓忠彥侍郎蘇轍韓宗道言本部近編成元祐會
計錄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金銀幣帛等物未足以
支一歲之出臣等願明敕本部隨事看詳量加裁損二
聖以身率之大臣以身先之則誰不信服奏入詔戶部
取索應干財用除諸班諸軍料錢衣糧賞給特支依舊
外其餘浮費並行裁省節次以聞　御史中丞李常言
先帝以吏人無祿不足以責其廉遂重其罰而祿之向
已命官覈實汰冗請督責成書詔門下中書後省疾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卷』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

立法　丙午遼主如混同江　戊申減宰執賜予　甲
寅太皇太后詔曰官究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
萃于今以闕計員至相倍蓰上有久開失職之吏則下
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攷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
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原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永
惟臨御之始嘗敕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阨自惟薄德
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
示必行夫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于
社稷吾無愛于髮膚矧此推恩實同豪末忠義之士當
識此情各忘內顧之誠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

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　皇太后皇太妃
準此　庚申置六曹尚書權官　丙寅詔吏部詳定六
曹重複利害以聞　范百祿趙君錫既受詔行視東西
二河度地形究利害見東流高仰北流順下知河必不
可回即條畫以聞
四年遼太安五年　春正月癸未范百祿等使還入對復言修
減水河有害無利願罷其役那移工料繕築西隄以護
南決口頃之乃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　遼主如魚兒
濼　甲申以夏人通好詔遼將毋生事　左司諫韓川
罷爲集賢校理權發遣潁州以數言胡宗愈不聽故也

甲午高麗貢于遼　是月知鄭州蔡確復觀文殿學士　二月甲辰司空同平章軍國事申國公呂公著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亾呂司徒復逝痛憫久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謚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至誠不事表暴其好德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攷實以待上求神宗嘗謂執政曰呂公著之於人材其言不欺如權衡之稱物每帝

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衆人之善以爲善至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回奪也王安石博辨聰辭人莫敢與抗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不覺消釋其敬服如此　庚戌白虹貫日　乙卯夏國主遣使來謝封冊　壬戌御邇英閣詔講讀官講尚書讀寶訓司馬康講洪範至又用三德帝問曰止此三德爲要有德康對曰皐陶所陳有九德如柔而立剛而塞彊而義等語是也先是帝恭默未言起居舍人王巖叟嘗間德音欲因以風諫退而上言陛下既能審問之必能體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

則亂不可須臾去也三數雖少推而廣之足以盡天下之要巖突嘗侍講奏曰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帝曰並無所好惟是觀書對曰聖學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去它事始可謂專久而不倦始可謂勤帝然之

三月癸酉遼主命析津大定二府精選舉人以聞遼自清寧後五京諸州各建孔子廟頒五經傳疏至是復下詔諭學者當窮經明道　甲戌蘇頌等奏撰進漢唐故事分門增修詔以通典要覽爲名　己卯作渾天儀

胡宗愈罷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以劉安世屢劾其罪狀故也　太史局奏宋以火德王天下今所造渾儀名水運甚非吉兆詔以元祐渾天儀象爲名其後翰林學士許將等請即象爲儀并爲一器從之　劉安世言去冬迄今春雨雪愆期夏苗將槁秋種未布伏望特罷宴樂以示閔雨之意丁亥詔罷春宴　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罷爲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軾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歷言今功罪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彊之使東夏人寇鎮戎役掠幾萬人帥臣撓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恐寖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怩之趙挺之王覿攻之尤甚軾知不見容請外故有是命　己丑詔自今大禮毋上尊號　辛卯晝有流星自東北向西

北急流至濁浪　乙未罷幸瓊林苑金明池　夏四月甲辰遼以知奚六部大王事尼嗎舊作涅葛今改爲本部大王乙巳呂大防等以久旱求罷不允　丁未少保司徒兼中書令太一宮使濟陽郡王曹佾卒佾性和易美儀度神宗每咨訪以政然退朝終日語不及公事神宗謂大臣曰曹王雖用近親貴而端揆寡過善自保眞純臣也進對未嘗名　戊申罷大禮使及奏告宰執加賜先是知漢陽軍吳處厚言蔡確咋譎安州不自稍省包蓄怨心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內二章譏訕尤甚奏至左司諫吳安詩首聞其事卽彈論之梁燾范祖禹王巖

叟劉安世等交章乞正確罪壬子詔令確具析聞奏仍委知安州錢景陽繳進確元題詩本始確嘗從處厚學賦及作相與處厚有隙王珪欲除處厚館職爲確所沮處厚由是怵確故箋釋其詩上之上大夫固多疾確然亦由此畏惡處厚云　遼主獵於北山　戊午分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司法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詔從之凡詩賦進士于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內聽習一經初試本經義二道論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試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卷』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

一首末試子史時務策二道凡四場其經義進士須習
兩經以詩禮記周禮春秋爲大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
爲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初試本經
義三道論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次
試論策如詩賦科竝以四場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
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理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
爲去留其名次高下則如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神宗
尊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
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
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主者果能知道義自與
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
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明法科　是日尚書省又言

大河東流爲中國要險自大吳決後山界河入海不惟
淤壤塘濼兼濁水入界河向去淺澱則河尾將直注北
界入海中國全失險阻之阻不可不爲深慮詔范百祿
趙君錫條畫以聞百祿言臣等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
河又東至海口熟觀河流形勢幷緣界河至海口鋪砦
地分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以前闊一百五十
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黃河行流之
後闊五百四十步次亦三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卷』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

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與漢
張戒之論正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勢如建瓴經今
八年衝刷界河兩岸日漸開闊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
迅雖遇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此乃
下流深快之驗也臣等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
合於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趨深歩下湍激
奔騰只有闊深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國亦
無全失險阻之理不至上煩聖慮　壬戌弛在京牧地
與民　甲子遼主以霖雨罷獵　五月辛未以著作郎
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祖禹上疏論人主正心
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
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然存之于中庶
使異日眾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　癸酉以御史中丞
李常爲兵部尚書侍御史盛陶爲太常少卿皆坐不論
蔡確改官也　辛巳知鄧州觀文殿學士蔡確責授左
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時中書舍人彭汝礪密
疏救確大略以吳處厚開告訐之路此風不可長爲言
盛陶亦騰章意與汝礪合已而安州言確已刮洗詩牌
其明日確奏亦至自辨甚悉汝礪復救解之論猶未決
梁燾劉安世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分析故有是命汝礪

又封還詞頭卽謁告會王嚴突當制遂草詞行下　丙
戌梁熹吳安詩劉安世言蔡確罪重而責輕傅堯俞朱
光庭相繼論列范祖禹亦助之於是太皇太后宣諭熹
等令密具行遣條例聞奏熹等卽以丁謂孫沔呂惠卿
故事條上丁亥宰執入對太皇太后忽曰蔡確可英州
別駕新州安置宰執愕立相視范純仁言方今宜務寬
厚不可以語言文字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劉摯亦
以確母老引柳宗元與劉禹錫播州事呂大防因曰確
先帝大臣乞如摯所論移一近裏州郡太皇太后曰山
可移此州不可移也於是不敢復言純仁獨留身揖王
存論之意不解純仁曰臣奉詔但乞免內臣押去太皇
太后曰如何純仁以曹利用事言之太皇太后曰無慮
彼必不死也是夜批出差入內供奉裴彥臣等押送臣
僚皆欲救止而恐與初論相戾且非體遂不敢發李常
盛陶翟思趙挺之王彭年坐不舉劾彭汝礪坐營救幷
不草責詞皆罷去擢吳處厚知衛州初議竄確嶺嶠純
仁謂大防曰此路自丁晉公後荊棘六七十年矣奈何
開之吾儕正恐亦不免耳卽知杭州蘇軾未行密疏言朝
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褒罪確則於
太皇太后仁政爲小損謂宜皇帝降敕推治而太皇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卷』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

后特加寬貸則仁孝兩得矣太皇太后善其言而不能
用　詔直龍圖閣邢恕候服闋日落職授承議郎監永
州鹽酒稅先是恕自襄州移河陽開道抵鄧州見蔡確
相與謀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赴闕恕特招康道河陽
因勸康作書稱確爲宅日全身保家計康以恕同年又
出父門下信之作書如恕言恕本意必得康書者以康
爲司馬光之子言確有定策功可取信於世既而梁燾
自潞州以左諫議召恕亦要燾出河陽既至恕日夜論
確定策功不休且以康與確書爲證燾不悅詣闕奏之
會吳處厚訐確詩燾因與劉安世等請誅確確既貶竄

恕亦坐謫太皇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
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勳邪若使確宅日復來欺罔
上下豈不爲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今因其自敗
如此行遣蓋爲社稷也康初欲從恕招邵雍子伯溫謂
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矣
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從之則必爲異日悔公
休康字也及燾等論確恕罪亦指康書詔令康分析康
乃悔之　初梁燾之論蔡確也密具確及王安石之親
黨姓名以進曰臣等竊謂確本出王安石之門相繼秉
政垂二十年羣小趨附淺椳固蔽帝謹以兩人親黨開具

于後確親黨安燾章惇蒲宗孟曾布曾肇蔡京蔡卞黃
履吳居厚舒亶王覿邢恕等四十七人安石親黨蔡確
章惇呂惠卿張璪安燾蒲宗孟王安禮曾布曾肇彭汝
礪陸佃謝景溫黃履呂嘉問沈括舒亶葉祖洽趙挺之
張商英等三十人于是太皇太后宣諭宰執曰確黨多
在朝范純仁進曰確無黨呂大防進曰確黨甚盛純仁
言非是劉摯亦助大防言有之純仁曰朋黨難辨恐誤
及善人退卽上疏言蔡確之罪自有典刑不必推治黨
人旁及枝葉前奉特降詔書盡釋臣僚往咎自此內外
反側皆安上下人情浹洽盛德之事誠宜久行臣心拳

拳實在於此范祖禹亦謂確已貶餘黨可兆日
自乾興貶丁謂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一日
四方無不震聳確罷相已久陛下所用多非確黨其
素懷姦心爲衆所知者固不逃於聖鑒自餘偏見異論
者若皆以爲黨確而逐之恐刑罰失中而人情不安也
遼主駐赤勒嶺已丑遼以準布（舊作阻卜今改）瑪古（舊作磨古斯今改）爲諸部長以西北路招討使耶律托卜嘉（舊作撻不也今改）爲之也自蕭迪嚕（舊作敵祿今改）爲招討之後政務姑息多
擇柔愿者用之諸部漸至跋扈托卜嘉含容尤甚邊防
益廢至是復薦瑪古蘇卒啓後來邊患　癸巳回鶻貢

于後確親黨安燾章惇蒲宗孟曾布曾肇蔡京蔡卞黃履吳居厚舒亶王覿邢恕等四十七人安石親黨蔡確章惇呂惠卿張璪安燾蒲宗孟王安禮曾布曾肇彭汝礪陸佃謝景溫黃履呂嘉問沈括舒亶葉祖洽趙挺之張商英等三十人于是太皇太后宣諭宰執曰確黨多在朝范純仁進曰確無黨呂大防進曰確黨甚盛純仁言非是劉摯亦助大防言有之純仁曰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退卽上疏言蔡確之罪自有典刑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前奉特降詔書盡釋臣僚往咎自此內外反側皆安上下人情浹洽盛德之事誠宜久行臣

奉實在於此范祖禹亦謂確已貶餘黨可弗問乃上言自乾興貶丁謂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一旦行之四方無不震聳確罷相已久陛下所用多非確黨其有素懷姦心爲衆所知者固不逃於聖鑒自餘偏見異論者若皆以爲黨確而逐之恐刑罰失中而人情不安也遼主駐赤勒嶺已丑遼以準布（舊作阻卜今改）瑪古（蘇（舊作磨古斯今改）爲諸部長以西北路招討使耶律托卜嘉（舊作撻不也今改）薦之也自蕭迪嚕（舊作敵祿今改）爲招討之後政務姑息多擇柔愿者用之諸部漸至跋扈托卜嘉含容尤甚邊防廢至是復薦瑪古蘇卒啓後來邊患　癸巳回鶻貢

長馬于遼　己亥遼以同知樞密院使事耶律鄂嘉（舊作那也今改）知右伊勒希巴事以左祗候郎君班詳衮耶律尼哩（舊作涅哩今改）知北大王事　六月甲辰范純仁王存罷時梁燾劉安世交章論純仁黨附蔡確純仁亦求出外吳安詩因言王存嘗助純仁救確純仁當罷存不可獨留遂詔純仁依前官爲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存爲端明殿學士知蔡州　丙午以樞密直學士戶部尚書韓忠彥爲尚書左丞翰林學士許將爲尚書右丞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瞻爲同知樞密院事　丁未以戶部侍郎蘇轍爲吏部侍郎三日改翰林學士　夏遣使來貢　甲寅夏遣使如遼謝封冊　壬戌遼以參知政事王言敷爲樞密副使賈士勳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庚午遼主獵於沙嶺　乙亥安燾以母憂去位（按是乙亥宋史哲宗紀作庚辰今從長編及宰輔表）　詔戶部令諸路提刑司下豐熟州縣量增錢糴行收糴從司馬康劉安世范祖禹請也　壬辰遼主駐漵絲淀　丙申都水監言宗城決溢向下包蓄不定河勢未可全奪且爲二股分行以紓下流之患雖未係冬夏常流已見有可爲之勢必欲經久當遂作二股仍須增添役夫乃爲長利詔有司具析係明以聞　八月壬寅救郡守貳以四善三最

課縣令吏部歲上監司考察知州狀　丁未翰林學士蘇轍言臣竊聞河道西行孫郝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來而見申報漲水出岸由新開口地東入孫郝不過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其地二丈河身雖三尺童子知其難矣然朝廷遂遣都水使者開河道進鋸牙欲約之使東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遏之東行實同兒戲臣願陛下急命有司徐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紓北京朝夕之憂其隄防壞決之處第畧加修葺俟河勢稍定然後議之不過一月後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而羣小妄說不攻自破矣　辛酉太皇太后詔今後明堂大禮毋令百官拜表稱賀　乙丑都水監句當公事李偉言開撥直隄放水入孫郝口故道水勢順快朝廷當極力閉北流乃爲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卽令回河深恐上下遷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修河司從之仍以都提舉修河司爲名　九月己卯朝獻景靈宮辛巳大饗明堂赦天下百官加恩賜賚士庶高年九十以上者　乙未檢舉先朝文武七條戒諭百官遵守　右諫議大夫范祖禹言陛下前者罷修河司中外無不以爲當今纔歷二時復興回河之役徒以

執政恥其前言之失必欲遂其妄舉大役河本無事而
人彊擾之伏望明諭大臣博采羣言息意回河無以有
限之財力塡不測之巨壑勿徇一言之失而冀必不成
之功乞罷提舉修河司散遣官吏兵夫其北河決溢隨
宜救護不報　初遼主以契丹漢人風俗不同國法不
可異施命耶律伊遜等更定條制時校定官即重熙舊
制刪其重複者爲五百四十五條取律一百七十三條
又刪增七十一條凡七百八十九條增重編者至千餘
條皆分類列以太康間所定復以律及條例參校續增
三十六條其後因事增校至大安三年止又增六十條
條約既爺與者不能徧習患民莫知所避犯法者衆吏
得因緣爲姦冬十月乙巳遼主詔曰法者所以示民信
使民可遵而不可犯也比命有司纂修刑法然不能明
體族意多作條目以罔民於罪族甚不取自今復用舊
法餘悉除之　戊申翰林學士蘇轍上神宗御製集九
十卷詔於寶文閣收藏　癸丑御邇英閣進讀三朝寶
訓　十一月丁卯朔遼以燕國王延禧生子大赦妃之
族屬進爵有差　癸未以門下侍郎孫固知樞密院事
中書侍郎劉摯爲門下侍郎吏部尚書傅堯俞爲中書
侍郎先是梁燾劉安世入對延和殿太皇太后令具可

用臣僚姓名以進熹安世乃以堯俞及蘇頌薦至是堯俞遂大用　乙酉有星色赤黃尾跡燭地　己丑太皇太后卻元日賀禮令百官拜表　壬辰改發運轉運提刑預支樂宴會徒二年法　甲午知杭州蘇軾言浙西艱食已甚今歲兩浙水鄉種麥絕少漑恐來年必有饑饉盜賊之憂轉運司上供額斛及補塡舊欠共一百六十餘萬石乞且趲一半或三分之二詔許留上供米三之一由是米不翔貴復得賜度牒百道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卽減半價糶常平米又作飣粥藥濟活者甚衆杭頻海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導西湖作六井民

以足用及白居易復浚西湖以溉田水入運河溉田千頃然湖水多封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封積爲田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而取給于江潮水游河泛溢閭閻三年一浚爲居民大患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濬茆山鹽橋二河以茆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以餘力修治六井民稍獲其利軾曰若取封田積之湖中爲長隄以通南北則封田去而行者便矣乃取救荒之餘復請於朝得度牒以募役者隄成南北徑十三里植芙蓉楊柳於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曰蘇公隄　十二月丁酉朔正議大夫章惇始除喪

降授通議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初梁燾等劾奏惇用賤價奪民田詔侯服闋與宮觀差遣故有此授　癸丑

叟定朝儀二舞曰威加四海化成天下　甲寅減鄜延等路戍兵歸營　戊午以御史闕令中省兩省各舉二人　初范祖禹聞禁中覓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慶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上躬言甚切至太皇太后諭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臣侍經筵左右有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儿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是月劉安世又言臣前月末聞權罷經筵意謂將有燕亭今夜半月講臣久不得望清光乃者民間喧傳禁中見求乳母遂謂陛下浸近女寵此聲流播實損帝德它日呂大防奏事太皇太后諭曰劉安世有疏言禁中求乳母事此非官家所欲乃先帝一二小公主尚須飲乳也官家常在吾榻前閤內寢處安得有此

五年　遼大安六年　春正月丁卯朔御大慶殿視朝　丁丑朝獻景靈宮　乙酉范祖禹上劄子四道其一曰經筵闕官宜得老成之人韓維風節素高若召以經筵之職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卷』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

論必以爲憫其二曰蘇頌乞致仕頌博聞彊識詳練典故陛下左右宜得嬋見洽聞之士以備顧問其三曰蘇軾文章爲時所宗忠義許國遇事敢言豈可使之久去朝廷其四曰趙君錫孝行書於英宗實錄輔導人君宜莫如孝給事中鄭穆館閣耆儒操守純正中書舍人鄭雍謹靜端潔言行不妄此三人者皆宜置左右備講讀之職　是月遼主如混同江　二月己亥詔都水使者吳安持提舉修減水河　夏人來歸永樂陷沒吏士百四十九人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彊四砦還之仍約以委官畫定疆界　知潁昌府范純仁間朝廷復議修河上疏曰范百祿趙君錫相度歸陳固河之害甚明三兩月來卻聞復興斯役望聖恩再下有司若利多害少尚覬徐圖苟利少害多尤宜安靜疏奏主河議者不悅欲寢而不行太皇太后曰純仁之言有理宜從其請辛丑詔罷修黃河先是河上所科夫役許輸錢免夫令出上下皆以爲便純仁獨憂曰民力自此愈困矣力者身之所出錢者非民所有今取其所無民安得不病獨富人不親執役者以爲便耳且從來差夫不及五百里外今兗夫錢無遠不屆若遇掊克之吏則爲民之害無甚於此　遼主如雙山　壬寅御邇英閣講尚書無逸篇

畢詔詳錄所講義以進故事經筵前一日進講義自元豐元年說書陸佃始至是詔今後講義於次日別進

癸卯詔時雨稍愆應五嶽四瀆州軍令長吏祈禱　丁未減天下囚罪杖以下釋之　初文彥博復居政府期年卽求去詔曰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以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惱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時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留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彥博讀詔聳然不敢言去復留四年至是請去不已庚戌詔以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使致仕令所司備禮冊命于子彥博乞免冊禮從之甲子宴餞彥博於玉津園　三月丙寅前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趙瞻卒謚懿簡　丁卯賜故龍圖閣直學士孫覺家緡錢以給喪事　辛未女直貢於遼　壬申以尚書左丞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承旨蘇頌爲尚書左丞忠彥弟純彥之妻孫固女也各以親嫌乞罷不許忠彥嘗與傅堯俞許將論事不合俱求罷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若悻悻辯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將雖有辯論之失然事皆緣公堅令就職從之

己卯以龍圖閣直學士知亳州鄧溫伯爲翰林學士承旨王巖叟封還除命不聽溫伯本名潤甫時避高魯王諱故以字行　癸未罷春宴　辛卯以楊畏爲監察御史劉安世朱光庭言御史闕員屢詔近臣俾舉所知楊畏不係所舉之士未審朝廷何名除授不報　壬辰罷幸瓊林苑金明池　夏四月丁酉遼東北路統軍司設早乞罷詔荅不允　甲辰掌法官　甲辰呂大防等以星變親之恐懼共君則無不盡矣傅堯俞曰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恃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世以爲篤論　癸丑詔講讀官御經筵迨晡二員奏對適英閣丁巳詔以旱避殿減膳罷五月朔日文德殿視朝五月壬申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王巖叟韓川與劉安世看詳具利害以聞　遼主駐蹕水原　乙亥雨己酉御殿復膳（攷異長編於壬申書是日雨乙亥書御殿復膳與宋史紀異今從史）　庚寅以梁燾爲戶部尚書劉安世爲中書舍人燾安世並以乞罷鄧溫伯承旨除命不從辭所遷官不拜　范祖禹

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傅堯俞曰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恃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世以爲篤論　癸丑詔講讀官御經筵迨晡二員奏對適英閣丁巳詔以旱避殿減膳罷五月朔日文德殿視朝五月壬申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王巖叟韓川與劉安世看詳具利害以聞　遼主駐蹕水原　乙亥雨己酉御殿復膳（攷異長編於壬申書是日雨乙亥書御殿復膳與宋史紀異今從史）　庚寅以梁燾爲戶部尚書劉安世爲中書舍人燾安世並以乞罷鄧溫伯承旨除命不從辭所遷官不拜　范祖禹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卷』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

祐元年召近臣三館臺諫及宗室觀三朝訓鑒圖仁宗
皇帝講學之外爲圖鑒古不忘箴儆又圖寫三朝事迹
欲子孫知祖宗之功烈願陛下以永日觀書之暇閒覽
此圖亦好學不倦之一端也　六月辛丑錄囚　甲寅
遣遣使決五京囚　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人
心已定唯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撼在位呂
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宿怨謂之調停太皇太
后疑不能決乙卯御史中丞蘇轍入對卽面斥其非退
復上疏曰臣頃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聖意似不以
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未盡臣而不
言誰當救其失者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疏君子
在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嘗以小人在外憂
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
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
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寢室知虎
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坰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
若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
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
退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聰明
聖智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

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要之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倘賴二聖仁慈育之於外益已厚矣而議者惑於眾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報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宗廟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復有噬臍之悔疏入太皇太后命宇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撤又奏曰竊見方今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麤安若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雖有異黨誰不歸心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泊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按視知不可為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同河雖罷減水猶存遂使河溯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納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拘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覬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者也咎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

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由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去年之秋又復差法且熙寧雇役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彊出錢無藝下戶咎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咎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役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

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閒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故天下皆思雇而厭差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存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恐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海內蒙福上下攸同豈不休哉　秋七月遼主如黑嶺　乙酉夏人來言晝疆

界者不以綏州例詔曰已諭邊臣如約矣夏之封界當
亦體此　始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羣吏比舊額幾
數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減吏有白中宇者告蘇轍曰
吏額不難定也咎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緜莫過於
此咎銓吏止十數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
數倍者咎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
入故竭力祿事勞而不遷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
爲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要也
舊法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
若干分爲一人今誠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
多少之阻無所逃矣轍以其言爲然乃具以白執政請
據實立額竢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
而止不過十年自當消盡執政然之遂中尚書省後數
月諸司所供文字皆足因裁損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
呂大防得其書大喜欲此事必由已出別將詳定在永
壽本諸司吏也爲人精悍而滑嘗預知元豐吏額事獨
能言其曲折大防悅之即於尚書省掷立吏額房使永
壽與吏數輩典之凡奏上行下皆大防自專不復經由
兩省一日內降畫可二狀付中書其一吏額也省吏白
中書侍郎劉摯請封送尚書省摯曰當時文書錄黃過

門下今封過也對曰尚書省以吏額事每奏入必徑下本省已久今誤至此摯曰中書不知其它當如法令遂作錄黃永壽見錄黃愕然曰兩省初不與乃有此耶即白大防乞兩省各選吏赴局同領其事大防具以語摯摯曰中書行錄黃法也豈有意與吏爲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耶吏額事行畢永壽等推恩有差永壽等急於功利勸大防卽以吏額日裁損吏員仍以私所好惡變易諸吏局次吏被排斥者紛然詣御史臺訴不平臺官因言永壽等冒賞徇私不可不懲諫官繼以爲言永壽等既逐而吏訴額祿事終未能決時輸方爲中丞具言後省所詳定皆人情所便行之甚易而吏額房所改皆人情所不便守之最難且大信不可失宜速命有司改從其易以安羣吏之志大防知衆不服徐使都司再加詳定大略如轍前議行之劉摯初以吏額房事與呂大防議稍不合已而摯遷門下侍郎及臺諫共攻大防大防稱疾不出摯每於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曰此皆被減者鼓怨言路風聞過實不足深譴大防宅日語人曰使上意嘵然不疑劉門下之力居多然士大夫趨利者交鬬共開謂兩人有隙於是造爲朋黨之論摯語大防曰吾曹心知無它然外議如此非朝廷所宜有願引

避大防曰行亦有請矣八月癸巳朔奏事畢摯少留奏曰臣久處近列器滿必覆願賜骸骨避賢者路既退連上章出就外第期必得請帝遣中使召摯入對太皇太后諭曰侍郎未得去須官家親政然後可去使者數輩趣入視事摯不得已受命未幾呂大防辭位亦不許及摯遷右僕射與太防同列未滿歲言者爭詆摯摯尋罷朋黨之論遂不可破其釁蓋自吏額始　右正言劉唐老言伏覩大學一編論入德之序願詔經筵之臣訓釋此書上進庶於清燕之閒以備觀覽從之　初鄧溫伯以母喪終制除吏部尚書梁燾權給事中駁之改知亳州閱歲復以承旨召梁燾爲御史中丞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庭交章論溫伯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又言溫伯嘗草蔡確制稱確有定策功以欺惑天下乞行罷黜累疏不報燾等因力請外乃出燾知鄭州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時劉摯疏乞暫出溫伯留燾等蘇轍亦三疏論之皆不聽　給事中兼侍講范祖禹上帝學八篇　九月丁丑詔復集賢院學士　丁亥以孫迥知北外都水丞提舉北流李偉權發遣北外都水丞提舉東流　冬十月癸巳罷都提舉修河司從中丞蘇轍

言也　詔導河水入汴　十一月壬戌高麗遣使貢於遼己巳遼以南府宰相寶景庸爲武定軍節度使景庸審決冤滯輕重得宜旋以獄空聞　蘇轍累言許將過失將亦累表乞外十二月辛卯朔以將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甲辰侍御史上官均又言呂大防堅彊自任不顧是非每有差除同列不敢爲異惟許將時有異同大防每懷私怛蘇轍素與大防相善希合其意盡力排將期於必勝將既以異論罷去執政臺諫皆務依隨是威福皆歸於大防紀綱法令自此敗壞矣因乞解言職於是責知廣德軍　丙辰禁軍大閱賜以銀楪匹帛罷轉

資　是歲京北旱浙西水災

二八

遼放進士文充等七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二

宋紀八十二　起重光協洽正月盡昭陽作噩七月凡二年有奇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元祐六年　遼大安七年　春正月壬戌遼主如混同江　癸酉詔祠祭游幸毋用羔羊　丙戌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蘇軾爲吏部尚書　中丞蘇轍言自來河決必先因下流淤高上流不快然後乃決然則大災之決已緣故道淤高今乃欲回河使行於北理必不可且見今北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卷』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

濬處水行地中實得水性捨此不用而欲引歸故道使水行空中雖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議之臣恣行欺罔居之不疑今雖變回河之名爲分水之議而本司收買馬頭物料至今不絕又與本路監司奏隨宜開導口地河槽務令濬闊幷修昔緊急隄岸釃爲二渠臣覩其指意雖爲減水其實暗作回河之計欲乞聖慈特選骨鯁臣僚及左右親信往河北同安撫轉運諸臣踏行開通利害聞奏如臣所言不妄即乞罷分水指揮廢東流一行官吏役兵折去馬頭鋸牙所貴河朔及鄰路兵民早獲休息國家財賦不至枉費則天下幸甚　二月辛卯以門下侍郎劉摯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王巖叟僉書樞密院事　癸巳以御史中丞蘇轍爲尚書右丞（攷異云宰輔編年錄謂轍與劉摯王巖叟同日除今從長編及宋史）命既下而右司諫楊康國不書讀詔范祖禹書讀行下蘇軾改翰林學士承旨避嫌也　以翰林學士承旨鄧溫伯爲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　己亥遼主如魚兒濼　王寅遼主命給渭州貧民耕牛布絹　辛亥王巖叟奏事罷留身曲謝言於太皇太后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凡所更改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惟願於用人之際更加審察復少進而西於帝前

奏曰陛下今日聖學當辨邪正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此乃淺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內小人外則泰君子外小人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亾之基也不可不察　三月庚申朔御邇英閣呂大防奏仁宗實錄史官范祖禹彥若黃庭堅所修也帝亥上神宗實錄史官范祖禹彥若黃庭堅所修也帝東嚮再拜然後開編呂大防於簾前披讀未久簾中慟哭止讀令進　壬午賜禮部奏名進士馬涓等及諸科及第出身九百五十七人　丙戌遼主駐黑龍江　夏四月辛卯罷幸金明池復林靈素先是呂大防請寫寶花釣魚之會有詔用三月二十六日丙連陰不解太皇太后諭旨天意不順宜罷宴眾皆竦服　夏四月壬辰呂大防劉摯奏危竿諭一事在三十六年之前往變失仁宗意蓋聖意以爲人君居至高至危之地須用正直之人譬如危竿須用正直之木古人謂邪蒿人君不可會之固無害以其名不正也況邪佞小人乎　乙未復置通禮科從禮官請也　丙申詔恤刑　辛丑詔大臣堂除差遣非行能卓異者不可輕授仍採訪遺材以備擢任　夏人寇熙河蘭岷鄜延路　壬寅太白晝見

壬子賜南平王李乾德袍帶金帛鞍馬　癸丑以戶部員外郎楊畏爲殿中侍御史言者斥其附會呂惠卿舒亶以進罷之至除監察御史言者斥其附會呂惠卿舒亶以進罷之至是復有此擢王巖叟移書詰劉摯摯不從畏初刻志經術以所著書謁王安石爲鄆州教授自是尊安石之學以爲得聖人意畏與摯善後呂大防亦善之大防摯異趨皆欲得畏爲助君錫薦畏實摯風旨也然畏卒助大防擊摯焉　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詔文德殿視朝庚申詔呂惠卿除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權中書舍人孫升封還詞頭以爲惠卿量移未三年無名而復必不可行壬戌進呈呂大防劉摯等皆持兩棄旨太皇太后曰俟及三年樞密都承旨劉安世言陛下初踐宸極以呂惠卿蔡確之徒殘民蠹國是以逐之遠方謂宜永投荒裔終身不齒而惠卿自宣城方諭再歲改之常法猶未當敘不識何名遽復卿列議者謂蔡確之母見在京師于訴朝廷願還其子大臣未敢直從請若惠卿之命遂行將藉以復確確既復用則章惇之類如蝟毛而起爲天下國家之計者其得安乎不聽　庚辰詔娶宗室女得官者毋過朝請大夫皇城使　詔翰林學士承旨蘇軾兼侍讀　丁亥後省上元祐敕令格　六月

王辰錄囚　甲午遼主駐赤勒嶺已亥倒塌嶺人進古鼎有文曰萬歲永爲寶用辛丑回鶻貢方物于遼癸卯遼以權知東京留守蕭托輝（舊作陶隗今改）爲契丹行宮都部署　甲辰置國史院修撰官　丁未遼端拱殿門災秋七月戊午朔回鶻貢異物于遼遼主不納命厚賜遣之　己巳蘇軾言浙西諸郡二年災傷而今歲大水尤甚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十萬已卯詔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賑之侍御史賈易率同官楊畏安燾疏論浙西災傷不實乞行放驗詔用其說范祖禹封還錄黃奏曰國家根本仲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因此懲責則自今官司必以爲戒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給散無法枉費官廩賑救不及貧弱出糴反利兼并此乃監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難遙爲處畫也所言伏乞更不施行從之　八月戊子朔賈易上疏言蘇軾頃在揚州題詩以奉先帝遺詔爲聞好語章呂大防制云民亦勞止引用厲王詩以比熙寧元豐之政弟轍早應制科試文繆不及格幸而濫進與軾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至引李林甫楊國忠爲喻奏既入又有別疏宰執進呈具言易前後異同之語遂復具奏曰臣等竊

知易乃王安禮所善安禮以十科薦之今羣失職之人皆枉江淮易來自東南此疏不惟搖動朝政亦陰以申羣小之憤乃詔與易外任尋以本官出知廬州　庚寅遼主以霖雨罷獵　辛卯詔御史臺臣僚親亾十年不葬許依條彈奏及令吏部檢舉　壬辰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軾既爲賈易誣詆趙君錫相繼言之後數日入見具辨其事因復請外詔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　乙未御史中丞趙君錫罷爲吏部侍郎以附和賈易論蘇軾也尋出知鄭州　己亥令文武臣出入京城門書職位差遣姓名及所往、王寅遼主幸慶州詣慶陵　乙巳詔章惇復右正議大夫惇坐蘇州買田不法降一官至是滿當復故有是詔給事中朱光庭言惇不當用常法敘復于是竇詔候一期取旨　己酉修神宗寶訓　癸丑詔鄜延路都監李儀等以違旨夜出兵入界與夏人戰死不贈官降官等　初兩宮幸李端愿宅臨奠既還蔡確母明氏自韓車中呼太皇萬歲臣妾有表衛士取而去及三省進呈明氏馬前狀太皇太后宣諭曰蔡確不獨爲吟詩詬讟緣此人子社稷不利若社稷之福確當僇死此事公輩亦須與挂意劉摯曰只爲見呂惠卿一年量移僇來攀例蘇轍曰惠卿量移時未有刑部

三年之法呂大防乞令開封府發遣從之既而摯以發遣爲太甚大防復奏乞且令開封府告示朱光庭封還錄黃言確罪比四凶豈有復還之理乃以刑部常法預先告示理極不可遂寢前詔摯乃令本房出告示不復坐聖旨既而復降錄黃過門下給事中雖欲再論列不可得矣　甲寅王巖叟言秋氣已涼陛下閒燕之中足以留意經史舜雞鳴而起大禹惜寸陰願以舜禹爲法帝曰朕在禁中常觀書不廢也帝問巖叟從誰學對曰從河東常智先生學後歷仕四方無常師帝問何自識韓琦對曰因隨侍閒居北門始識琦遂薦僻學官又辟幕府復隨之居相三年至其葬乃去琦嘗教臣以事君之道前不希寵後不畏死左右無所遁中閒惟有誠意而已臣佩以終身帝稱歎久之它日又因入對論取士巖叟曰天下非無材取之不遠采之不博耳所遷所擢止於已用者數人而已故朝廷有乏材之患搢紳有沈滯之嘆且如天下郡守縣令最可以見治狀每歲使本道監司舉一二性行端良治狀優異者朝廷召而用之則人思自奮矣又問治道何先對曰在上下之情交通而無壅蔽之患上下之情所以通由舉仁者而用之仁者之心上不忍欺其君下不忍欺其民故君有德意推

而達于下民有疾苦告而達于上不以一身自便爲心
帝曰安知仁人而舉之對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剛毅木
訥近仁帝頷之　乙卯夏大寇懷遠砦　閏月壬戌嚴
飭陝西河東諸路邊備　甲子以龍圖閣待制知鄆州
蔡京知永興軍從呂大防請也　是日執政會議都堂
呂大防劉摯欲以知永興軍李清臣爲吏部尚書王嚴
叟曰恐公議不協既而奏可嚴叟謂同列曰必致人言
錄黃過門下省范祖禹封還進呈不允祖禹執奏如初
除命既下左正言姚勔又論其不當已而三省復欲用
蒲宗孟爲兵部尚書蘇轍言前日除李清臣給諫紛然
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太皇太后曰奈闕官何
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
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二人者非有大惡但與王珪蔡
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員
若並用此四人使互進黨與氣類一合不獨臣等無可
奈何即朝廷亦無可奈何如此用人臺諫安得不言臣
恐朝廷自此不安靜矣議遂止壬申以知揚州王存爲
吏部尚書清臣知成德軍　刑部侍郎彭汝礪與執政
爭獄事自乞貶逐甲申詔改禮部侍郎　九月丁亥遣
臣言夏人寇麟府二州壬辰詔州民爲寇所掠廬舍焚

蕩者給錢帛踐稼者賑之失牛者官貸市之癸巳策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于庭丁酉王普等遷官有差詔
歲出內庫緡錢五十萬以備邊費丙申遼主還上京
己亥日本遣使貢於遼甲辰幸上清儲祥宮王子宮
成議將肆赦王嚴安口咎天禧中祥源成治平中醴泉
成皆未嘗赦古人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無益
于聖治也乃止冬十月丁卯有流星晝出東北庚
午朝獻景靈宮還幸國子監詣至聖文宣王殿行釋奠
禮一獻再拜太學國子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終篇遂
幸昭烈武成王廟肅揖禮畢還內先是范百祿轉對請

視學故有是舉癸酉御史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對
甚久論劉摯及蘇轍也雍言摯善牢籠士人不問善惡
雖贓汙久廢之人亦以甘言誘致因其摯黨人姓名王
巖叟劉安世韓川朱光庭趙君錫梁燾孫升王覿曾肇
賈易楊康國安鼎張舜民田子諒葉仲超挺之盛陶龔
原劉槩楊國寶杜純杜紘詹適孫諤朱京馬傳慶錢世
榮孫路王子韶吳立禮凡三十人左正言姚勔入奏並
言摯朋黨不公右正言虞策言摯親戚趙仁恕王鞏犯
法施行不當甲戌摯以鞏爲姻家轍以嘗薦鞏皆自劾
詔荅不允轍又言頃復見臺官安鼎亦論此事謂臣欺

罔詐謬機械滋巧則臣死有餘責有何面目尙在朝廷
然鼎與趙君錫賈易等同構飛語誣罔臣兄軾以惡逆
之罪賴聖鑒昭察君錫與易卽時降黜鼎今在言路是
以盡力攻臣無所不至伏乞早賜責降使鼎私意得伸
是日轍與摯俱宣押入對對已押赴都堂摯先出待命
於僧舍乞賜罷免戊寅王巖叟言方今勠力盡忠之臣
摯居其最豈可因一二偏辭輕示遲棄安知其閒無朋
邪挾私而陰與羣姦爲地者不報太皇太后獨遣中使
賜蘇轍詔諭令早入省供職　辛巳帝謂呂大防曰論
劉摯者已十八章初不爲王巖事乃邪怨過京師摯與
迺簡又延接竟悖之子宰龍爲它日計初邢恕謫永州
舟行過京師劉摯故與恕善因以簡別摯摯荅簡其末
云爲國自愛以俟休復持簡者問監東排岸官茹東濟
恕舟安在東濟傾險人也數有求于摯弗得怨之亟取
摯簡錄其本送鄭雍楊畏二人方附呂大防因釋其語
上之以休復爲復子明辟之復謂摯勸恕俟太皇太后
它日復辟也又竟悖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開與之接
雍畏遂謂摯延見接納爲牢籠之計帝於是始有罷摯
意太皇太后亦怒而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爲異
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竟悖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

也摯惶恐退上章自辯且求去位奏入不報　遼命燕
國王延禧爲天下兵馬大元帥總北南院樞密使事
癸未詔京西提刑司歲給錢物二十萬緡以奉陵寢
甲申王巖叟奏臣區區欲有所言不爲一劉摯爲陛
下慴腹心之人太皇太后宣諭曰垂簾之初摯排斥姦
邪實爲患實但此二事非所當爲也巖叟曰言事官未
必皆忠直楊畏乃呂惠卿黨但欲除陛下腹心與姦邪
開道路耳時已有詔鎖學士院草麻制罷摯而巖叟未
知也十一月乙酉朔摯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鄆州麻
制以從摯所乞爲辭給事中朱光庭封還曰摯有功大

臣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爲黨亦
罷知亳州摯性峭直有氣節不爲利怵威誘自初輔政
至爲相修嚴憲法辨白邪正孤立一意不受請謁然勇
于去惡竟爲朋讒奇中天下慴之　初衛朴歷後天一
曰元祐五年十一月癸未冬至驗景長之日乃杜王午
遂改造新歷至是歷成壬辰詔以元祐觀天歷爲名
庚子遼主如滿緜淀　辛丑中書侍郎傅堯俞奉太皇
太后謂輔臣曰堯俞金玉人也慴不至宰相帝轂朝臨
冀諴憲簡初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淸直勇三德人所難
兼吾于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淸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

不猛是爲難耳欽之堯俞字也　甲子遼主望祀木葉山以武定軍節度使寶景庸爲中京留守（攷異）李鋭曰是月乙酉朔無甲子日疑史誤　十二月戊辰夕開封府火　呂大防言聞有客星在鼎畢間王巖叟曰天道遠不可知但朝廷每事修省天道自當順應太皇太后曰天道安敢忽耳大臣同修政事　夏人犯邊知太原府范純仁自劾禦敵失策王申詔貶官一等徙知河南府　是歲夏改元天祐民安

七年遼大安八年　春正月乙酉遼主如山榆淀　乙巳張誠一以穿父墓取犀帶降職與祠　二月丁卯詔陝西河東邊要進築守禦城砦　三月甲申朔御邇英閣待讀顧臨讀仁宗寶訓至鈔法事左僕射呂大防曰臣當陳鈔法本末祈陛下通知利害之詳國初幣輕運香藥茶帛犀象金銀等物赴陝西變易糧草計率不下二百四十萬貫自鈔法行始令商賈于沿邊入中錢糧草卻于京師或解池請鹽赴沿邊出賣於官私爲便帝甚善之　丁亥以程頤爲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眾而蘇軾在翰林士亦多附之者二人互相非毀頤竟罷去至是頤服闋三省言宜除館職判檢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皇太后從其言故頤不

復召　禮部侍郎兼侍讀范祖禹言臣掌國史伏覩仁宗皇帝豐功盛德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敬祖好學聽諫此所以爲仁也願陛下潛留聖思又言仁宗每因事示人好惡皇祐中楊安國講論語史魚遽伯玉一章仁宗曰遽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仁宗人主也欲臣下切直故言伯玉不如史魚天下由是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人之大德也願陛下以此爲法帝然之　己亥錄囚　遣主簿達里佥淀丁未遼曲赦中京蔚州役徒　辛亥以知河中府蒲宗孟知永興軍　夏四月癸丑朔以知永興軍蔡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先是議兩制差除宰執異同不決呂大防顧梁燾問誰可燾曰公久居朝廷收卷人材固多惟不以愛憎宰於偏聽而以朝廷得人爲已任此所望於公也大防曰若乏材耳燾曰天下何嘗乏材但賢者不肯自向前求進須朝廷識拔則有以來之立賢無方不患無人也及蔡京帥蜀燾曰元豐侍從可用者多惟京輕險貪愎不可用後竟如其言　帝年益壯太皇太后家女百餘入宮孟氏年十六兩宮皆愛之教以女儀已未太皇太后諭宰執曰孟氏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

略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儀制以進甲
子命尚書左僕射呂大防攝太尉充奉迎使同知樞密
院事韓忠彥攝司徒副之尚書左丞蘇頌攝太尉充發
冊使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尚書右丞蘇
轍攝太尉充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攝大
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攝太
尉充納成使翰林學士范百祿攝宗正卿副之吏部尚
書王存攝太尉充納吉使權戶部尚書劉奉世攝宗正
卿副之翰林學士梁燾攝太尉充納采問名使御史中
丞鄭雍攝宗正卿副之　甲戌立考察縣令課績法以
德義有問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爲四善又分
治事之最勸課之最撫字之最爲三最仍通取善最分
爲三等（攷異李燾云實錄于四年八月五日壬寅載吏部言考課法又於七年四月始載蓋至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甲戌重行也今定作甲戌）　丁丑遼主獵于西山　己卯范
祖禹言程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與相
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頤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迂
疏則固有之人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
其言皆誣罔非實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又言王
存蘇軾趙彥若鄭雍孔武仲呂希哲呂大臨吳師仁等
皆可用希哲公著之子大臨大防之弟也時祖禹屢請

知梓州宰執擬從其請太皇太后曰皇帝未欲令去且爲皇帝留之祖禹乃不敢復請　五月丙戌詔程頤許辭免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差管句崇福宮初頤表請歸田里言道大則難容節孤者易蹟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名高毀甚史冊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眾口又曰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勸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無恥以苟祿位孟子所謂是爲壟斷也儻者進退當如是乎及崇福命下頤即承領收牒但稱疾不拜假滿百日乖尋醫訖不就職　戊戌帝御文德殿冊孟氏爲皇后后洺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也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人賢淑憐福薄耳異日國家有事必斯人當之　庚子罷侍從官轉對　甲辰遼主駐赤勒嶺　楊畏黃慶基言王巖叟父子預政交通貨賄竊弄威福巖叟遂稱疾章再上丙午罷以端明殿學士知鄭州　築李諾平城賜名定遠城從陝西轉運使穆衍請也（攷異穆衍墓誌云熙河分界畫之開城諸平以控要害明年築李諾平賜名定遠用議久不決遣衍往視請介兩衍策也六年除陝西漕李燾云衍于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自右司郎中除陝西漕其請築諸平蓋六年事至七年三月始築不一月而城成也墓誌以爲五年誤矣）

是月遼生女直部節度使和哩布生十一子其著者長曰烏雅舒（舊作吳雅束今改）次曰阿古（舊作勃里鉢今改）李和哩（舊作和哩布今改）

達舊作阿骨今改打曰烏奇邁舊作斡乞今改買和哩布病篤呼弟英格舊作移盈今改謂曰烏雅舒柔善若哥今改母弟頗拉淑舊作頗剌今改辦集契丹事阿古達能之遂卒其襲爲節度使和哩布嚴重多智喜戰未嘗被甲初建官屬統諸部其官長皆稱貝勒舊作勃極烈今改頗拉淑機敏善辨尤能知遼人國政民情每白事于遼聽者皆信服不疑　六月癸丑朔詔淮南東西兩浙路諸道負不問新舊有無官本並權住催理一年從知揚州蘇軾請也

辛酉以尚書左丞蘇頌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尚書右丞蘇轍爲門下侍郎翰林學士范百祿爲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梁燾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鄭雍爲尚書右丞韓宗彥知樞密院事戶部尚書劉奉世簽書樞密院事梁燾累章辭位帝遣中使趣拜已而入謝太皇太后曰官家聖德日成正須卿家輔助燾對曰臣不敢不盡忠如范純仁韓維輩在外賢德尚多願陛下留意又上疏言范祖禹劉安世久在侍從宜置諸左右使繼國事安燾許將皆舊人可倚任　甲子置廣文館解額以侍四方游士之試京師者　乙丑夏人遣使乞援于遼

戊辰渾天儀象成　秋七月丁亥遼主獵於沙嶺

癸巳詔修神宗正史　復翰林侍讀學士以范祖禹爲

之祖禹時爲翰林學士因叙百祿在中書改是官　癸卯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蘇軾爲兵部尚書（按王宗沐續鑑於是年九月書蘇軾自揚州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據長編則除兵部在七月兼侍讀在八月均非九月事今從之）　八月丙辰罷監酒稅務增剩給賞法　己未詔西邊諸路嚴備毋輕出兵　前陷交趾將吏蘇佐等十七人自拔來歸　癸酉龍圖閣學士兵部尚書蘇軾兼侍讀　時朋黨之論寖熾吏部尚書王存爲帝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東漢黨錮是也慶歷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爲朋黨賴仁宗聖明不爲所惑今復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與用事者不合　己卯詔府辭之改杭州　九月詔議郊祀典禮顧臨范祖禹等八人議請合祭天地范純禮彭汝礪曾肇孔武仲等二十二人議南郊合祭天地不見於經范百祿亦言圜丘無祭地之禮先帝所廢稽古據經未可輕改壬辰太皇太后謂輔臣曰郊祀宜依仁宗先帝故事昌大防言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諸儒獻議欲南郊不設皇地祇位恐亦未安蘇頌鄭雍意與大防合太皇太后是其言戊戌詔曰國家郊廟時祀祖宗以來命官攝事惟三歲一親郊則先饗清廟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元豐間有司援周制以合祭

不應古儀先帝詔定親祀北郊之儀未之及行是歲郊祀不設皇地祇位而宗廟之饗率如權制朕以涼昧嗣承六聖休德鴻緒今茲禪禮質幣上帝祼鬯廟室而地示大神久未親祀矧厥方郊見天地之始其冬至南郊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以嚴並祀之報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之制侯郊禮畢集官詳議以聞　己酉永興軍蘭州鎮戎軍地震　冬十月庚戌朔環州地震　丙辰遼賑西北路饑　時遼部有侵遼者西北路招討使阿魯詧隆古（舊作阿魯帰古今改）召準布部長瑪古蘇（舊作磨古斯今改）使攻之俘獲甚眾阿魯詧隆古以功加左僕射復整軍進討誤擊瑪古蘇山是準布諸部俱不服　丁巳詔陝西有前代帝王陵廟處給民五家充守陵戶　戊午以開封府推官咸平來之郤復爲監察御史　辛酉詔以大河東流都水監使者吳安持賜三品服北平都水監丞李偉任滿日令再任　夏人寇環州及永和諸砦凡七日始解去初知慶州章粲數遣輕兵出討屢有斬獲部族不敢寧居粲策其必報諜知將攻環州乃料精兵纔萬統以驍將折可適等而授之策曰敵進一舍我退一舍彼必謂我怯不復備我邊壘乃銜枚由間道繞出其後或伏山谷伺閒以擊其歸又

以境外皆沙磧近城百里有牛圈所豬水足以飲人馬
乃夜遣置毒夏人圍環數日無所獲而歸可適等潛壺
洪德城伺夏師過識其母梁氏旗幟城中鼓譟而出馳
突蹦躂夏師大敗梁氏幾不得脫盡棄供帳而逃又飲
牛圈水人馬被毒死傷不可勝計（攷異）宋史作丁卯夏人寇環州據長編于辛酉日書酉夏人寇環慶路言西賊入寇是入寇實在辛酉日丁卯則樞密報日也今從長編作辛酉

酉　準布部長瑪古蘇叛殺遼金吾圖古斯（舊作吐古斯今改）遼主命奚六部呼哩（舊作忽里今改）發諸番兵討之　壬申遼

今改爲彰聖軍節度使　十一月辛巳太白晝見　甲申

南府宰相王經卒戊寅以左伊勒希巴耶律尼哩（舊作涅里）

詔大中大夫觀察使以上許各占永業田十五頃餘官
及民戶願以田宅供祖宗饗祀之費者亦聽官給公據
改正稅籍　戊子遼以樞密副使王是敦兼知樞密院
事以權參知政事韓資讓參知政事　辛卯朝獻景靈
宮壬辰享太廟癸巳祀天地於圜丘赦天下羣臣中外
加恩罷南京榷酒民有親喪者以差等與免徭（攷異）陳師道談叢云故事常赦官典贓入已不赦熙寧以後始赦吏罪元祐七年南郊赦杖罪八年皇太后服藥而赦則盡赦之矣按是年始合祭天地故所赦較廣而宋志不言其詳今附見師道說於此　丁酉遼以通
州水潦害稼遣使賑之　辛丑賜徐王顯劒履上殿
乙巳梁燾言先帝大臣多以材進可稍復用委以別都

名濤以全終始　戊申遼北院大王哈魯舊作合魯今改卒

十二月甲子以京西路轉運副使賈易知蘇州　是歲

遼放進士寇尊文等五十三人

八年遼大安九年　春正月庚辰遼主如混同江　甲申英州別駕蔡確卒　丁亥御邇英閣顧臨讀寶訓至漢武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爲丁度言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耳呂大防因推廣以進曰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帝曰今宮中見行家人禮大防曰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朝臣相見唐入閤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與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止用赤白爲飾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與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之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耳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

主在禁中冠服荀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
昨郊禮畢具禮服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
溺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
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畋
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
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師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
下帝遂然之　王辰幸中太一宮　庚子詔頒高麗所
獻黃帝鍼經于天下　丁未葬范百祿言自元祐四年正
月降敕罷回河今來臣僚回河之意終不肯已然大河
亦終不可回失安持等方日生巧計塞遏北流前後多
端致大河漸有填淤之害漫壞禹迹之舊豈不深可惜
哉　二月己酉高麗遣使貢歷代史及冊府元龜等書
禮部尚書蘇軾言宏御其請者臣許之軾又疏陳五害
極論其不可且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
肯與今高麗所請有甚于此其可與乎詔書籍會經貿
者聽　壬子詔尚部不得分禁繫人數瘐死數多者申
尚書省　癸丑詔大寧郡王以下出就外學　乙卯依
都水監所奏作北流軟堰蘇軾奏臣嘗謂軟堰不可施
于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闊止百餘步冬
月河流斷絕故軟堰可爲今北流是大河正溜比之東

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爲名實作破堰陰爲回河之計耳河北轉運副使趙偁亦上議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今不謀此而專議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閘決患水不能閉是三者去其患則爲利未能去則爲害郟方漲之勢未可併入東流是見近忘遠以河爲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全盛之勢以治東流北流於是詔罷軟堰　是月以崇政殿說書呂希哲爲右司諫希

哲固辭蘇軾戲謂希哲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希哲笑而不應退謂范祖禹曰若辭不獲命必以楊畏爲首時畏方枉言路以險詐自任故希哲有是言既而不拜

瑪古蘇侵遼三月遼西北路招討使耶律阿嚕薩古（舊作阿掃古今改）追之都監蕭章糾（舊作張今改）過賊與戰不利二室韋與六院部羣牧官等皆俱陷于敵阿嚕薩古不以實聞遼主知之削其官決以大杖一壬午尚書右僕射蘇頌罷頌爲相務枉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澆戒邊臣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會除賈易知蘇州頌以易咎枉御史名敢言爲監

司矣今乃作郡則是因赦令反下遷也不可議未決諫官楊畏來之邵謂頲稽留詔命頲上章辭位罷爲集禧觀使梁燾言頲不可降職處外以示疏遠遂詔以觀文殿大學士留京師（攷異李燾曰邵伯溫云楊畏攻劉相出意謂必相蘇轍朝廷乃以蘇頲爲右僕射畏又與來之邵言蘇相留賈易詔命不下時申丞李之純與蘇相爲姻家偶抎病告畏入臥內見之純日臺諫言蘇頲章累上未有施行公與連姻託病抎告恐言者將及公李長者爲畏所劫亦上章言臣僚論蘇頲章疏乞早降出蘇相遂罷太皇太后察見畏等私意自召范純仁拜右僕射畏又言純仁不可用不報實錄不載之純有言李清臣與許將書云子容之罷雖言者乘之殆別有爲非而莫悉也不知清臣所稱有爲是何事豈卽邵伯溫所記傳畏反覆攻擊爲蘇轍地乎當攷楊）庚寅范祖禹言仲春以來暴風雨雪寒氣逼人惟陛下側身修德以銷大異

辛卯中書侍郎范百祿罷蘇頲既罷百祿以同省侍罪請外不許御史黃慶基上疏列百祿五罪又言洛黨雖衰川黨復盛請早賜罷黜以離其黨與百祿遂力求去許之初罷百祿不除臧梁燾以爲言乃除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　庚子詔來年御試將詩賦舉人復試三題經義舉人且令試策此後全試三題　是月門下侍郎蘇轍奏近臣以董敦逸言川人太盛差知梓州馮如晦不當指爲臣過遂面陳未竟蒙宣諭深察敦逸之妄然亦須略加別白其敦逸言臣章疏乞早付三省施行敦逸又言奏差除之人唯蘇軾爲多或是親知或其

鄉人致仕路有不平之歎近高麗貢書黃河軟堰之事皆得旨已行壽以軾轍見拒而罷臣聞人君者制命者也人臣者承君之命而奉行者也命令重則君尊命令輕則臣彊今陛下已行之命而軾轍違而拒之語其情犯又非蘇頌范百祿之比釋而不治命令輕矣乞斬白宸衷指揮施行　夏四月丁未朔夏人來謝罪願以蘭州易塞門安遠二砦詔數以違順不常而卻其請　甲寅令范祖禹依先朝故事止兼侍講　乙卯遣與中府丙辰詔今後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龍禮部集官詳議　甲子以

知永興軍李清臣爲吏部尚書　癸酉遣主獵於西山五月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曹稷趙彦若范祖禹顧臨請以唐宰相陸贄奏議校正繕寫進呈　己卯以吏部尚書李清臣爲資政殿學士知眞定府姚勔論其不當召用故也　辛卯御史董敦逸黃慶基並罷敦逸四狀言蘇軾慶基三狀言蘇軾謂軾答爲中書舍人所行制詞指斥先帝而轍相與表裏以紊朝政三省同進呈呂大防奏曰敦逸慶基言軾制詞訕毀先帝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彊兵以鞭撻四裔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

隨時救改蓋事理當然耳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尚察屢興慘獄章帝易之以寬厚天下悅服未有以爲毀謗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眞宗卽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卽位罷修宮觀以息民力亦未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爲毀謗先帝者白元祐以來言事官有所彈擊多以謗毀先帝爲辭非惟中傷善類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若不禁止久將爲患蘇轍因奏曰臣昨取兄軾所撰呂惠卿制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竟詬毀先帝者邪臣間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明改耳元祐變更盡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間永樂敗後先帝嘗告兩府大臣略無一人能相勸諫然則一時過舉非出先帝本意明矣太皇太后曰此事官家當深知於是斥敦遵慶基爲湖北福建轉運判官中丞李之純御史楊畏來之邵言二人誣陷忠良其責太輕丙申詔各與知軍差遣敦遵知臨江軍慶基知南康軍蘇軾以劄子自辯言臣任中書舍人日適值朝廷竄逐數人所行告詞皆是元降詞頭所述罪狀非臣私意所敢增損內呂惠卿告詞事涉先朝不無所忌

臣愚意以爲古今如緜爲堯之大臣而不害堯之仁宰
予爲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聖又況再加貶黜淺惡
其人皆先朝本意則臣區區之忠蓋自謂無負矣今慶
基乃反指以爲誹謗不亦矯誣之甚乎其餘所言李之
純蘇頌劉誼唐義問等告詞皆是慶基文致附會以成
臣罪此風始于朱光庭盛於翟思漸不可長非獨爲臣言也
基復宗師之臣恐陰中之害滋衆人正相捃拾且須省事
太皇太后令轍諭曰緣近來眾人正相捃拾且須省事
軾乃具劄子稱謝曰昔東漢孔融才疏意廣是以遭路
粹之冤西晉稽康才多識寡是以遇鍾會之禍臣人無
二子之長而兼有古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
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則臣已下從二子游久矣豈復有
今日哉　是月水官又請進梁邨上下約束狹河門廂
僱爭不能得既涉漲水遂壅而潰南汜德清西決內黃
東淤梁邨北出閻邨宗城決曰復行魏店北流淤斷河
水四出壞東郡浮梁幅員數百里漂廬舍敗冢墓遺民
之僅免者老弱聚金隄上哀號之聲數舍不絕　六月
丁未朔遼主駐散水原　甲寅禮部尚書蘇軾乞知越
州詔不允　戊午尚書左丞梁燾罷爲資政殿學士同
醴泉觀使故事宮觀使非宰相不除遂置同使之名以

寵之燾初以議邊事不合卽屬疾求罷章屢上帝皆遣內侍封還仍問所以必去之理并密訪人材燾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人材之可用者非臣所敢當也使者再至乃具奏曰陛下必欲知可大用之人且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宰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尋乞補外出知潁昌府臨行帝遣內侍賜茶藥宣諭曰已用卿言復相范純仁矣先是劉摯罷相帝欲復用范純仁乃出御札以問呂大防大防對曰如所宣示實允羣議遂遣內侍李僉齎詔書召純仁赴闕已未楊畏言純仁方罷帥降官名在謫籍而陛下遽命以爲相賞罰不明何以詔示天下來之邵又言純仁師事程頤闇徤不才皆不聽畏與蘇轍俱罰人前擊劉摯後擊蘇頌皆陰爲轍道地太皇太后覺之故復自外召純仁畏尋又言轍不可大用云　秋七月丙子朔以范純仁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入對太皇太后曰人言相公必先進王覿彭汝礪如何純仁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惟陛下加察　辛卯遼主如黑嶺　遼樞密使阿蘇舊作阿思今改以蕭托輝舊作陶隗今改嘗言其短淺銜之會西圉不寧阿蘇奏曰邊隅重大可擇重臣鎮撫遼主曰托輝何如阿蘇曰誠如聖旨遂以托輝

爲西南面招討使

翰林侍讀學士朝奉郎右正言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畢沅奉勅校正

宋紀八十三　起昭陽作噩八月盡閼逢涒灘七月凡一年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元祐八年　遼大安九年　八月辛酉太皇太后不豫帝不視事壬戌遣使按視京東西河南北淮南諸路水災　戊辰赦天下　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彥劉奉世入崇慶殿後閤問太皇太后安太皇太后諭曰今病勢有加與公等必不相見且善輔佐官家又曰老身殘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卷』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

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當思老身也九月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自垂簾以來召用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安杜絕內降僥倖裁抑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人以爲女中堯舜　己卯詔以太皇太后園陵爲山陵命呂大防爲山陵使

庚辰遣使告哀于遼　戊子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蘇軾出知定州（按軾異李燾曰政日於六月二十六日書蘇軾知定州按軾奏議八月十九日猶以端明侍讀禮書論漢唐正史則六月二十六日不應已除定州又實錄于九月十三日再書除定州恐六月所書或誤今去前而從後）　冬十月丙午中書舍人呂陶言太皇太后保佑聖躬于今九年一旦棄四海之養凡在臣庶痛心泣血然臣于此時以無可疑爲疑以不必言而言蓋自太皇太后垂簾以來屏黜凶邪裁抑僥倖橫恩濫賞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無怨憾萬一或有姦邪不正之言上惑聖聽謂太皇太后斥逐舊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親萬幾則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之端安危之機君子小人消長之兆在陛下察與不察也昔元祐初臣任臺諫官嘗因奏事簾前恭聞德音宣諭云朝廷政事子民有害即當更改其它不繫利害亦不須改每改一事必說與大臣恐外人不

知臣思此語則太皇太后儿有耍改固非出於私意蓋
不得已而後改也至如章惇悖慢無禮呂惠卿姦回害
物蔡確讒毀諭不敬李定不持母喪張誠一盜父墓中物
宋用臣掊斂過當李憲王中正邀功生事皆是積惡已
久罪不容誅則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是生民之傻所
逐之臣盡是天下之惡豈可以爲非乎臣又聞明肅皇
太后稱制之日多以私恩徧及親黨聽斷庶務或致過
差及至仁宗親政有希合上意言其闕失者仁宗降詔
應明肅垂簾時事耍不得輒有上言聖德廣大度越古
今陛下所宏法而行之　戊申羣臣七上表請聽政太
皇太后既崩人懷顧望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
小人乘閒爲害上疏曰陛下方總攬庶政延見羣臣此
乃國家興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
休戚之始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
合之時也先太皇太后性嚴正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姦
邪裁抑僥倖雖德澤淺厚結于百姓而小人怨恨亦不
爲少必將有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太皇太后
過者此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初太皇太后同聽政中
外臣民上書者以萬計皆言政令不便太皇太后因天
下人心變而耍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逐陛

下與太皇太后亦順眾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而共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閒哉惟陛下辨析是非斥遠佞人有以姦言惑聽者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輩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蘇轍方具疏進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後數日祖禹又言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爲心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亦與其宰相議曰南朝遵行仁宗政事可較

燕京留守使邊吏約束無生事陛下觀敵國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今陛下親萬機小人必欲有所動搖而懷利者亦皆觀望臣願陛下上念神宗之艱難先太皇太后之勤勞痛心疾首以聽用小人爲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當堅如金石重如山岳使中外一心歸于至正則天下幸甚　呂希哲言君子小人用心不同有咎時自以過惡招致公論坐法沈廢者朝思夜度唯望乘國家變故朝廷未寧之時進爲險語以動上心其說大約不過有三一謂神宗所立法度陛下必安修復二謂陛下當獨攬乾綱不可委信臣下三謂向來遷謫者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卷』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

復收用三者之言行將至矣陛下不可以不察呂陶亦以爲言皆不報　遼阿嚕薩古之敗于瑪古蘇也遼主以耶律托卜嘉代爲西北路招討使托卜嘉自以嘗薦瑪古蘇聲言約降托卜嘉招致之瑪古蘇有舊恩遣人招致之瑪古蘇禁士卒無得妄動已而遽信之遂於鎮州西南沙磧開禁士卒無得妄動已而瑪古蘇率師驟至裨將耶律綰徐盛見其勢銳不及戰而委托卜嘉被害托卜嘉仁先之子也庚戌嚕侍中謚貞憫　瑪古蘇既勝進布諸部皆應之寇倒塌嶺王子遼遣使籍諸路癸丑命烏庫節度使愼嘉努率兵援倒塌嶺　甲寅遼主駐蕩縣淀乙卯命以馬三千給烏庫部丙辰遼有司奏準布掠西路羣牧丁巳遼振西北路貧民　己未遼以燕國王延禧生子肆赦如之族屬並進級　壬戌遼以樞密直學士趙延嘏參知政事兼同知南院事己巳遼主命廣積貯以備水災　十一月庚午復內侍樂士宣等六人蘇轍奏陛下方親政中外賢士大夫未曾進用一人而推恩先及於近習外議滋以爲非後數日復出內批以劉惟簡梁從政等四人並除入內內侍省職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詞頭帝曰止爲禁中閽人兼有近例轍曰此事非爲無例蓋謂親政之初先擢內臣故眾心驚疑帝釋然曰除命且留竣祔廟

取旨可也　范祖禹請追改內侍除命不報因請對曰
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三新法悉變祖宗之政
多引小人以誤國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
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
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
蔡確連起大獄王韶挑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
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
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
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蔡卞行
行鹽法于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劉定

教休甲于河北民皆愁痛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太皇太
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
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爲是如得至左
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豈惟正人不敢立朝臣
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論漢唐之亾皆由宦官
自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統兵權勢
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救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東儌
死亾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與土木之
工無時休息岡市井之微利爲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
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亾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卷』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

內侍十餘人而憲中正之子皆柱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川臣必將復用惟陛下念之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之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帝不悅　丙子御垂拱殿　遼樞密使阿蘇使人誣奏蕃部掠漠南牧馬及居民畜產招討使蕭托輝不急追捕罪當死遼主命免其官托輝負氣怒則鬚髯輒張每有大議必毅然決之雖遼主有難色未嘗遽已見權貴無少屈竟爲阿蘇所陷時人憫之　十二月乙巳范純仁言臣多疾早衰自切宰執以來盡爲職事所困竊位已將五月輔政訖無寸長上負國恩又況蒙命之始已招彈擊之言伏望察其至誠退之以禮詔不允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爲朕留之且趣入見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害民退而疏陳其要以爲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公父仲淹在章獻垂簾時唯勸章獻盡母道及仁宗親政惟勸仁宗盡子道可謂忠臣公必能繼紹前人純仁泣謝曰敢不盡忠至是羣小力排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太后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章獻垂簾時事詔書止之曰

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韓忠彥亦言於帝曰咎仁宗始政羣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甚薄下詔戒勑陛下能法仁祖則善矣　甲寅倣唐六典修官制　丁巳遼遣使來弔祭　出錢粟十萬賑流民　遼中京留守竇景庸卒謚肅憲　是月蘇軾赴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臣日侍帷幄方當戒遏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疏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悔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一范純仁之將入也楊畏嘗有言純仁不知至是呂大防欲用畏爲諫議大夫純仁曰上新聽政諫官當求正人畏傾邪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公邪純仁始知之大防素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己竟超遷畏爲禮部侍郎及大防充山陵使甫出國門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

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紹述之道疏入帝卽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溫伯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密奏萬言具陳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爲相帝深納之遂復章惇資政殿學士呂惠卿爲中大夫王中正復遙郡團練使給事中吳安詩不書惇錄黃中書舍人姚勔不草惠卿中正詰詞乞追回除命皆不聽　先是水官銳意回河請曰河流淺狹權堰壅遏使水勢入孫郃口論奏以千百數詔率下河北轉運司議同列多畏恐不敢正言或以不知河事爲解轉運副使趙

俛獨居中持議不少假俛每沮卻之因上河議其略曰自頃有司回河幾三年工費騷動半於天下復爲分水又四年矣古所謂分水者回河流相地勢導而分之蓋其理也今乃橫截河流置埽約以扼之開濬河流徒爲淵潭其狀可見況故道千里其閒又有高處故累歲漲落輒復自斷臣謂當完大河北流兩隄復修宗城廢隄閉宗城口廢上下約開闕郃河門使河流端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費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緒而河患庶幾息矣

紹聖元年遼大安十年　春正月丙申夏國遣使來貢　趙俛

又上言先帝灼見河勢且鑒屢閉屢塞之患因順其性使之北行此萬世策也自有司置埽約横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爲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水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知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效也臣請開鄆河門修平鄉鉅鹿堵焦家等隄潛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如此則五利全而河患息矣水官又請權暖梁邨縷斷張包等河門閉內黃決口開雞爪疏口地回河東流於是詔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乘傳相視且會逐司定議俾議以爲東流闊處無二百步詘以漲水何可勝約去歲嘗問雞爪十五餘丈未幾生淤形勢可見一曰東流既不容北流又悉閉上纔横潰之患可勝道哉請先導張包以存北流修西隄以備漲水因其順快水流既通則河將自成矣時獨東路提刑上官均與俾議合而衆相論難累日不決乃周視東北流較形勢審利害會逐司詰之曰將濬雞爪以決東河于北流可乎水官曰不可張包存則東流敗矣詔使曰審爾則水之趨北勢也柰何逆之由是從俾議奏請存張包而治北流會詔中格寢罷　是月遼主如春水準布別部侵遼四捷軍都監特默舊作特抹今改死之　二月丁未以戶部尚書李

清臣爲中書侍郎以兵部尚書鄧溫伯爲尚書右丞清臣首倡紹述溫伯和之時進用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亦多不由進擬范純仁乃言於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己酉葬宣仁聖烈皇后于永厚陵已未祔神主於太廟　甲子詔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罷遼高遵惠諱是月夏國進馬助太皇太后山陵復遣使再議易地詔不允　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癸酉以知陳州蔡卞爲中書舍人　乙亥尚書左僕射呂大防罷大防位首相踰六年當國日久羣怨皆歸及宣仁始祔廟侍御史來之邵乞先逐大防以破大臣朋黨因疏列神宗簡拔之人章惇安燾呂惠卿等以備進用大防亦自求去位帝亟從之詔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後二日改知永興軍（改異長編柄帝春秋既長大防未嘗建議親政雖宣仁有復辟之志卒不得伸編年錄亦采之）此崇寧史官采御史周秩誣謗之詞哲宗年十歲即位至宣仁上仙之時纔十八歲性識未定豈當咎其不早復辟邪秩本章惇之黨迹爲斯言仁甫因而書之殊非其實今不取　乙酉御集英殿試進士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紛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甚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

傻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有必焉李清臣之詞也　戊子徙封徐王顯爲冀王　癸巳詔賑京東河北流民貸以穀麥種諭使還業蠲今年租稅　丁酉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九百七十五人及第出身時考官取進士荅策者多主元祐及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拔畢漸爲第一　自此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　是日蘇轍罷先是轍上疏曰伏見卿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祖免滅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黜罷諸料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也至於其它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

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愔愔悌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眞宗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拥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荅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以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去矣奏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奏入不報轍又具劄子言聖意誠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改

更自當宣諭臣等令商量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嘗略聞此言而忽因策問進士宣露密旨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爲子弟皆不與知而與行路謀之可乎帝固不說李清臣鄧溫伯又先媒蘖之及面論帝益怒遂責轍以漢武比先帝轍曰漢武明主也帝曰卿意但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豈明主乎帝聲甚厲轍下殿待罪眾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訕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逺大臣當以禮不可如訶斥奴僕鄧溫伯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卷』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

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退舉笏謝曰公佛地位人也歸家亟具奏乞賜屏逐詔以轍爲端明殿學士知汝州中書舍人吳安詩草制有風節天下所聞及原誠終是愛君之語帝怒命刪換詞轍止撤官知汝州安詩尋亦罷爲起居舍人從虞策郭知章等言也

河內尹焞應舉見發策黜元祐之政乃嘆曰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焞少師事程頤謂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寧歸養頤豈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

就舉　夏四月甲辰命中書舍人蔡卞同修國史以國子司業翟思爲左司諫左朝奉郎上官均爲左正言右朝散郎周秩左朝散郎劉拯並爲監察御史　召淮南轉運副使張商英爲右正言商英在外久不召積憾元祐大臣攻之不遺餘力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議議凡詳定局之見明中書之勘會戶部之行遺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擿決揚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清日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

揭以上陛下與大臣斟酌而可否焉又指呂大防梁燾范祖禹爲姦邪以司馬光文彥博爲負國言呂公著不當謚正獻甚者至以宣仁比呂武始商英杜元祐時作嘉禾頌以文彥博呂公著比周公又作文祭司馬光極其稱美至是乃追論其罪又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其以險語激怒當世既類此　遼主駐春州北平淀　乙巳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帝曰止用元豐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何有不便耶范純仁曰四方利害不同須因民立法乃可久也帝曰今戶部議之　阿里骨遣使來獻獅子　丙午以旱詔恤刑　庚戌以知江寧府曾布爲翰林學士布自瀛州徙江寧詔許入覲遂有是命布言先帝嘗以事當復施行且乞改元以順天意以龍圖閣直學士蔡京權戶部尚書　臺臣其言蘇軾行呂惠卿制詞譏訕先帝壬子詔軾落職知英州范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呂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變民求治之意至垂簾時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而今乃有是奏竝非觀望邪　遼自準布侵邊諸屬國多從之叛遼臣聞有斬獲諸部亦有降者而瑪古蘇（蕃作磨古斯今

改猃狁太甚遼主乃以耶律額特勒舊作斡剌今改爲都統耶律圖魯爲都監往討之耶律圖多舊作禿余今改爲副都統耶律癸丑語改元紹聖　白虹貫日　以侍講學士范祖禹爲龍圖閣直學士知陝州先是帝欲以祖禹代蘇轍而沮之者甚衆祖禹力求出乃有是命　太子少師致仕馮京卒帝臨奠蔡確之子渭京壻也于喪次闕訴父冤甲寅詔復確右正議大夫　詔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　以吏部尚書劉奉愈爲通議大夫知定州　壬戌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章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惇赴召沙縣陳瓘隨衆送道謁惇素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訪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明此則行可矣惇默然瓘復曰天子待公爲政政貴將何先惇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輔母后獨掌政柄不務纂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孟甚矣乃爲惇極論熙豐元祐之事以爲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溫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遽所以紛紛至今

爲今日計唯當消朋黨持中道庶可救弊若又以熙豐
元祐爲說無以厭服公論躍躍辨忼慨議論勁正停雖
迕意亦頗驚異遂有兼收元祐之語蕃瓘共飯而別
范純仁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帝既親政言者
爭論垂簾時事純仁數稱疾求罷最後出居慈孝寺請
降詔以禁約言者帝不從純仁連章求罷許之陛辭日
命坐賜茶慰勞甚渥帝曰卿者德碩望朝廷所倚賴今
雖在外凡時政有可裨益者但入文字言之無事形迹
純仁頓首受命　命曾布修神宗正史　丙寅罷五路
經傳通禮科　丁卯詔諸路使免役法依元豐八年見
行條約施行　鄧溫伯言舊名潤甫昨避高陳王諱今
請復舊名從之　戊辰同修國史蔡卞上疏言先帝盛
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而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
乞驗索審訂重行刊定使後世無所迷惑詔從之以卞
兼國史修撰　己巳遣除玉田密雲流民租賦一年
是月知汝州蘇轍降授左朝議大夫徙知袁州責詞略
曰垂簾之初老姦擅國置在言路使詆先朝反以君父
爲仇無復臣子之義中書舍人林希所草老姦蓋陰斥
宣仁也希典書命自司馬光呂大防公著劉摯等數十
人之制極其醜詆一日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盡名節

矣　閏月壬申以陸師閔等二十三人爲諸路提舉常平官　癸酉罷十科舉士法從井亮采言也　翟思言先帝正史將以傳示萬世訪問秉筆之臣多刊落事迹變亂美實以外應姦人誣詆之說今既改命史官須別起文請降旨取日歷時政記與今實錄參對從之　甲申以觀文殿學士安燾爲門下侍郎　以禮部侍郎孔武仲爲寶文閣待制知宣州　乙酉以工部尚書李之純爲寶文閣待制知單州御史劉拯言其爲中丞時阿附蘇軾故也　丙戌虞策請復置天下義倉每苗稅一石出米五升自來年爲始專充賑濟從之　貶通判杭州秦觀監處州茶鹽酒稅以劉拯言其影附蘇軾增損實錄也　丁亥詔神宗隨龍人趙世長等遷秩賜賚有差　戊子詔在京諸司所受傳宣中批並候朝廷覆奏以行　癸巳命知蘇州呂惠卿改知江寧府　乙未章惇入見遂就職命提舉修神宗實錄國史　戊戌詔改隆祐宮曰慈德宮前殿曰慈德中曰仁明後曰壽昌以黃履爲御史中丞元豐末履嘗爲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爲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正臣無一得免者矣　帝之初

卽位也程顥知扶溝縣以檄至河南府留守韓宗師問朝事如何顥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又問果作相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它日可憂宗師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至是其言乃驗宗師絳之子也　庚子遼賜西北路貧民錢　五月壬寅罷修官制局　甲辰罷進士習試詩賦專治二經　遼主駐赤勒嶺　己酉詔以王安石日錄參定神宗實錄正史初安石將死悔其所作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它書代至是蔡卞卽防家取以上之四反落事實文飾姦

僞盡改元祐所修　辛亥劉奉世罷奉世爲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怍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時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罷爲眞定府路安撫使兼知成德軍　癸丑詔中外學官非制科進士上舍生入官者並罷　編類元祐羣臣章疏及裒改事條　甲寅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先帝闔地進攘扼西戎之咽喉如安疆葭蘆浮圖米脂據高臨下宅險逼衝元祐初用事之臣委四寨而棄之外示以弱實生戎心乞檢閱議臣所進章疏列其名氏顯行黜責惇等因

開列初議棄地者自司馬光文彥博而下凡十一人惇奏曰棄地之議司馬光文彥博主之於內趙离范純粹成之於外故眾論莫能奪若孫覺王存輩皆闇不曉事妄議邊計者至于趙离范純粹明知其傾而首尾異同以傅會大臣可謂挾姦罔上夫妄議者猶可恕挾姦者不可不深治帝以爲然　右正言張商英言先帝謂天地合祭非古詔禮部太常詳議以聞　以右正言上官均爲工部員外郎章惇方欲擅權惡均異論故罷均言職尋以均權發遣京東西路刑獄　戊午遼有司言德呼勒舊作敵烈今改諸部侵邊統軍使出戰不利招討使以兵擊破之敦睦宮太師耶律安努舊作婁奴今改及其子殘於陳

己未以禮部侍郎楊畏爲吏部侍郎初呂大防既超遷畏畏知章惇必復用時惇居蘇州有張擴者惇妻之姪畏託擴致意云畏度事勢輕重因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輩又欲并逐大防及轍而二人覺之遽罷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元豐首爲公闢路者也及惇赴召百官郊迎畏獨請閒語多斥大防有直省官聞之嘆曰楊侍郎前日詆事呂相公亦如今日見章相公也惇信畏言故又遷吏部　乙丑尚書左丞鄧潤甫卒潤甫首陳紹述遂登政府章惇議重謫呂大防劉摯潤

甫不以爲然曰俟見上當力爭無何暴卒　丁卯嗣濮王宗暉卒　是月高麗國王運殂遣使告于遼遼遣蕭遵列等賻贈　六月知永興軍呂大防降授右正議大夫知隨州知青州劉摯落職降授左朝議大夫知黃州知汝州蘇轍降授左朝議大夫知袁州以臺諫交章論列故也　來之邵等言知英州蘇軾詆斥先朝甲戌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　壬午封高密郡王宗晟爲嗣濮王　癸未以翰林學士承旨曾布同知樞密院事　禮部言大學博士詹文奏乞除去王安石字說之禁從之　詔知鄆州梁燾改知鄂州知成德軍劉安世改知南安軍管句西京崇福宮吳安詩監光鹽酒稅知虢州韓川改知坊州權知應天府孫升改知房州並落職降官從左司諫翟思言也　乙酉中書舍人林希言吏部侍郎新除盧州王欽臣傅會呂大防以致進用豈可以侍從職名寄之方面所有制詞未敢撰進詔欽臣除集賢殿修撰知和州　詔崇政殿說書呂希哲守本官知懷州以劉拯言公著父子世濟姦邪故也　丙戌詔蔡確追復觀文殿學士贈特進　戊子詔翰林學士兼侍講蔡卞充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　辛卯三省以監察御史周秩所上二章進呈讀至向者有御批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卷』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

欲增隆皇太妃儀物又如治平中議濮事呂太防所以求去帝曰大防何嘗有言今秩越次及之是迎合也又讀至郊說甚行使天子不得尊其母帝曰此言激怒也如秩趨操甚狂若置之言職朝廷無安靜之理遂罷秩知廣德軍　己亥遼禁遏民與蕃部爲婚　秋七月庚子朔遼主獵於赤山　丙辰張商英言呂希純於元祐中嘗繳駁詞頭不當及附會呂大防蘇轍事帝曰去冬以宮中缺人使令因召舊人十數輩此何繫外廷利害而范祖禹豐稷文及甫並有章疏陳古今禍福以動朕聽希純等又繳奏爭之何乃爾也安燾對曰聞文及甫

輩上書亦爲人所使帝曰必蘇轍也會中書舍人林希言呂希純嘗草宣仁皇后族人遷官誥有曰咎我祖妣正位宸極共言失當及變亂奉祀禮文薦牙盤食等數事乃詔落希純職知亳州如故　丁巳三省言范純仁韓維朋附司馬光毀訕先帝變亂法度純仁復首建棄地之議滋蓄邊患詔純仁特降一官初章惇請謫純仁帝曰純仁持議公平非黨也但不肖爲朕畫耳惇曰不肖固卽黨也帝勉從惇請　是日追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轍等官詔諭天下元豐末神宗嘗謂輔臣曰明年建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

及公著卒呂大防奉敕撰神道碑首載神宗語帝又親題其額及章惇蔡卞欲起史禍先于日歷時政記刪去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語又請發光公著冢斲棺暴尸三者同進呈許將獨不言惇等退帝語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冢斲棺恐非盛德事帝曰朕亦以爲無益公家遂寢其奏會黃履張商英周秩上官均來之邵翟思劉拯井亮采交章言光等畔道逆理未正典刑大防等罪大詔輕未厭公論凡十九疏章惇悉以進呈遂詔追光公著贈謚毀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大防郢州居住摯歙州轍筠州會布密疏請罷毀碑事不報蘇頌方執政時見帝年幼諸臣太紛更常曰君長誰任其咎邪每大臣奏事但取決于宣仁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必再稟帝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言者幼頌帝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又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由是頌獲免而盡與外祖　初李清臣襲爲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呂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相心甚不悅復與爲異惇貶司馬光等又竄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然之戊午詔曰司馬

之

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各以等第行遣責降訖至於射利之徒胥肩成市盡從中徼倖革回邪推子不忍之仁開爾自新之路今後一切不問議者亦勿復言所有見行取會實錄修撰官以下及廢棄渠陽砦人自別依赦處分　來之邵劉拯等乞復免役錢法　是月準布諸部侵遶之倒塌嶺盡掠西路羣牧馬去東北路統軍使耶律寶埒舊作石柳今改以兵追及盡獲所掠而還　遼太子洗馬劉輝上書言西邊諸蕃爲患士卒遠戍中國之民疲於飛輓非長久之策爲今之務莫若城於鹽澤實以漢戶使耕田聚糧以爲西北之費言雖不行識者韙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卷』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巻』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